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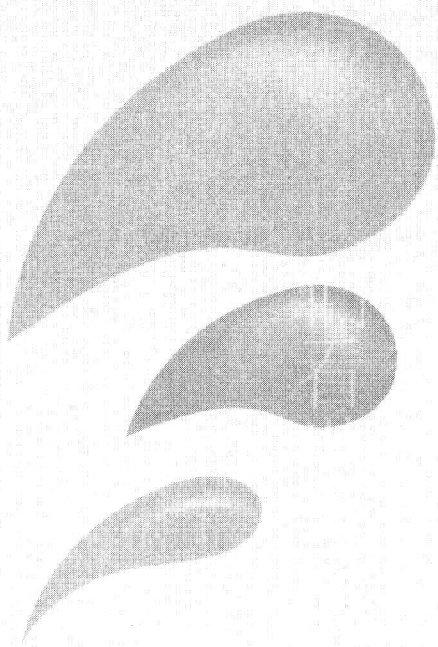
泪水之花

中国当代
作家沉思录

梅洁 著

人生中的遭遇是没有安慰也没有补偿的，只能全盘接受。我为接受找到的唯一理由是，人生在总体上就是悲剧，因此就不必追究细节的悲惨了。塞内加在相似意义上说：「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周国平致梅洁



泪 水 之 花

中国当代
作家沉思录

梅 洁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泪水之花 / 梅洁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0251-610-6

I. ①泪… II. ①梅…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183 号

泪水之花

著 者 梅 洁

责任编辑 李 健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610-6

定 价 34.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写作的赐予

——写在扉页上的话

我是一个职业写作者，许多年来，我都把手中的笔视作农人手中的锄把。像农人那样宠辱不惊地耕耘，做一个真诚的劳动者，成为我平生的愿望。后来，我发现：写作是一种滋润和营养，它甚至使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年轻。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因为写作，我总在感念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无论是爱与恨、希望与失望、困境与挣脱、友谊与背叛，抑或是温暖与痛楚、幸福与苦难都让我沉浸，都让我流泪。在这无数遥远而贴近的感念与沉浸中，一颗原本麻木的心变得多感，一双原本愚钝的目光变得深情。这个时候，我还是过去的我吗？

因为写作，我开始不断审视人类和自身，包括生存、命运、历史、自然、现在、未来，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人性……审视的过程是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向真向善向美的过程，是精神不断受洗和提升的过程，当所有的过程嬗变为信仰、道义、自律、宽容、同情、悲悯，嬗变为谦逊、善良、理解、公正等诸多德性时，我还是过去的我吗？

因为写作，我们必须勤勉。写作是这个世界上纯粹而又艰难的劳动，它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更不能总是模仿，它每天都必须是在创造，而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者以心灵、思想抑或血肉之躯孕育的果子。当我能够学会像农人忍受饥饿、暴晒、寒冷、大风、疲惫、旱涝灾害的打击那样忍受焦虑、脆弱、困惑、迷惘、慵懒对我的困扰和煎熬，而日复一日地进行韧性战斗，最终一丝不苟地将自己心灵和思想的话语填满稿纸的每一个格子时，我还是过去的我吗？当我像农人一年又一年收获季节那样收获一篇又一篇飘着墨香、且令我心旌摇荡的词语时，我还是过去的我吗？

当贫乏变得丰满，当浅薄变得庄严，当浮躁变为宁静，当呆板变为浪漫，我看世界、看街景、看人的目光、眼神和态度还会和过去一样么？

如果我真的“老了比年轻时好”，那我相信是写作滋润、营养了我的生命。

我同时也相信，写作成就我们的品格，也成就我们的人生。这是上苍对于一个真诚的劳动者最美好的赐予和祝祈。



目 录

第一辑 一种诞生 / 1

一种诞生	3
童年旧事	5
鹏远老师	11
我的中学	15
最初的营养	21
那一脉蓝色山梁	24
人这一辈子	29
飘落的安详	35
祭海珍	40
塞外飘雪的日子	48
让我们自己引度自己	54
让我们共勉吧，兄弟	58
寻找的陷阱	62
挺住就是一切	76

第二辑 泪水之花 / 81

爱的履历	83
那座山	87
在这块土地上	89
一双绣花袜底	98
九颗乳牙	101
儿子和妈妈的被窝	103
这一片女儿的情绪	105
女人：爱就爱得傻一点	111

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绿水间	116
泪水之花	128
谛听门外的脚步声	144

第三辑 谛听水声 / 151

谛听水声	153
楼兰的忧郁	157
孕育的恐怖	162
感觉永恒	165
人类的努力	169
记“地球的女儿”奖	173
善待生命	176
一个人的奥运心絮	185
与一个美国人聊天	210

第四辑 与博爱和道义同行 / 217

与博爱和道义同行	219
中国的良心	224
我读《三十八朵荷花》	239
我读《昨夜西风凋碧树》	245
精神高处的写作	251
读凡高的午后	260
阅读小蕙	269
打捞消失的生存记忆	273
创作总根植于爱	279
家园的寓言	283
思想者的响箭及其他	287



第一辑 一种诞生

有一次诞生，就有一次死亡。在无尽的人生轮回中，当我从一个女婴长成一个成熟的女人之后，我发现我始终把眺望的目光和情感的草巢栖息在一棵老梅的枝梢上，深深地爱着那风雨飘摇的、总会消亡的一切，深深地崇尚着那清冷纯洁的盛开与凋零……



一种诞生

许多年来，我为自己拥有“梅”的姓氏而感念着一种生命高贵，我也冥冥中意识我因拥有“梅”的姓氏而一生在悲悯着这个世界。

于是，许多年里，我都总是企图诠释我的家族的生命状态和命运密码。我曾那么庄严、那么孤寂、那么久地想过。

有一天，我从一部图腾崇拜与姓氏关系研究的书中获悉了一种远古的信息。这信息使我看到了我祖先起源的日子——

古老的汉水岸畔，岩崖丛生，梅林古苍。一个英杰的母亲统治着一个部落，那便是我茹毛饮血的祖先。在冰清玉洁的季节，在风雪迷漫之中，我的祖先们咿呀着在梅林的古苍中穿越、奔跑、捕获、坚守和做爱……

漫长的艰辛和苦难走过，他们无数次向上苍祈求着福佑。终于，他们把在料峭季节中给予他们生命惊讶和喜悦的暗香奉为部落的“福佑神”。从此，“梅”便成为我的祖先们的图腾崇拜。年年岁岁，一代又一代，他们从这高洁的花开花落中体验生存、忧伤、孤傲以及生命和爱。

犹如崇拜牲畜牛、马、羊、猪，崇拜颜色红、黄、蓝、白，崇拜其他植物杨、柳、松、柴……

的部落将图腾崇拜物定为部落人姓氏一样，我的茹毛饮血的祖先们便以“梅”为姓了。从此，一种在高阔深远的冬季凛然怆然、不亢不卑、不媚不俗、孤独冷傲的自然生命景观，永远地成为梅氏部落人精神的象征。日后，部落人的气质、性格、经历、苦难便不言而喻地在这种象征中显现。

岁月千年、万年地轮回。我的祖先们站着、倒下，再站着、再倒下。汉水岸畔，古苍的梅树被雪水雾气湿润，从山谷流出的清澈里漂泊着我姓氏的花瓣——当我的祖先和我的家族从千年的梦中醒来，才认识到自己的孤苦伶仃原本就是命运的使然……

当我走过几十年人生，当我发现孤独、伤感而永不媚俗的生命状态在我的内心埋得有多深的时候，我才知道，就在我生命孕育的瞬间，那个以“梅”为图腾崇拜的部落的生命信息，已经从遥远的世纪外飘然而至，生命之初之末在一个瞬间无言地重合。于是，所有人生与自然的隐情，就从此命定。

有一次诞生，就有一次死亡。在无尽的人生轮回中，当我从一个女婴长成一个成熟的女人之后，我发现我始终把眺望的目光和情感的草巢栖息在一棵老梅的枝梢上，深深地爱着那风雨飘摇的、总会消亡的一切，深深地崇尚着那清冷纯洁的盛开与凋零……

是的，我生命的丰饶是蕴藏在这永远的忧伤与回忆之中了。

我庆幸我有如此的诞生。

我也庆幸日后我有如此的死亡。



童年旧事

在人生的路上，不知要遇到多少人，然而，最终能留下记忆的并不太多，能够常常眷念的就更少了。

这次回鄂西老家，总想着找一找阿三。阿三是我小学高年级的同学。记得有一个学期，班主任分配阿三和我坐一位，老师说让我帮助阿三学习。阿三很用功，但学习一般。他很守纪律，上课总是把胳膊背在身后，胸脯挺得高高的，坐得十分的端正，一节课也不动一动。

阿三有个坏毛病，年年冬天冻手。每当看到他肿得像馒头一样厚的手背、紫红的皮肤里不断流着黄色的冻疮水时，我就难过得很。有时不敢看，一看，心里就酸酸地疼，好像冻疮长在我的手背上似的。

“你怎么不戴手套？”上早读时，我问阿三。

“我妈没有空给我做，我们铺子里的生意很忙……”阿三用很低的声音回答。阿三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带着女孩子的腼腆和温存。

知道这个情况后，我曾几次萌动着一个想法：“我给阿三织一双手套。”我们那时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会搞点很简陋粗糙的针织。找几根细一些的铁丝，在砖头上磨一磨针尖，或者捡一块

随手可拾的竹片，做四根竹签，用碎碗碴把竹签刮得光光的，这便是毛衣针了。然后，从家里找一些穿破了后跟的长筒线袜套（我们那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尼龙袜子），把线袜套拆成线团，就可以织笔套、手套什么的。为了不妨碍写字，我们常常织那种没有手指、只有手掌的半截手套。那实在是一种很简陋、很不好看的手套。但大家都戴这种手套，谁也不嫌难看了。

我想给阿三织一双这样的手套，有时想得很强烈。但却始终未敢。鬼晓得，我们那时都很小，十二三岁的孩子，却都有了“男女有别”的强烈心理。这种心理使男女同学之间界线划得很清，彼此不敢大大方方地往来。

记得班里有个男生，威望很高，俨然是班里男同学中的“王”。“王”很有势力，大凡男生都听“王”的指挥。一下课，只要“王”号召一声干什么，便会有许多人前呼后拥地跟着去干；只要“王”说一声不跟谁玩了，就会“哗啦”一大片人不跟这个同学说话了。“王”和他的将领们常常给不服从他们意志的男生和女生起外号，很难听、很伤人心的外号。下课或放学后，他们要么拉着“一、二”的拍子，合起伙来齐声喊某一个同学家长的名字（当然这个家长总是在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名声已很不好）；要么就冲着—个男生喊某一个女生的名字；或冲着—个女生喊某一个男生的名字。这是最糟糕最伤心的事情，因为让他们这么—喊，大家就都知道某男生和某女生好了。让大家知道“好了”，是很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样的恶作剧常常使我很害怕，害怕“王”和他的“将领”们。有时怕到了极点，以至恐惧到夜里常常做噩梦。好像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可怜虫。因此，我也暗暗仇恨“王”们—伙，下决心将来长大后，走得远远的，一辈子不再见他们！

阿三常和“王”们在一起玩，但却从来没见过他伤害过什么人。“王”们有时对阿三好，有时好像也很长时间不跟他说话，那一定是“王”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矛盾，我想。我总也没搞清阿三到底是不是“王”领导下的公民，可我真希望阿三不属于“王”们的世界。

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突然在一个早晨，被划成了“右派”。大字报、漫画、还有划“X”的爸爸的名字在学校内外，满世界地贴着。爸爸的样子让人画得很丑，四肢很发达，头很小，有的还长着一—条很长很粗的毛茸茸的尾巴……乍—看到这些，我差点晕了过去。学校离我家很近，“王”



们常来看大字报、漫画。看完，走到我家门口时，总要合伙来，扯起喉咙喊我父亲的名字。他们是喊给我听，喊完就跑。大概他们以为这是最痛快的事情，可我却难过死了。一听见“王”们的喊声，我就吓得发晕，本来是要开门出来的，一下子就吓得藏在门后，半天不敢动弹，生怕“王”们看见我。等他们扬长而去之后，我就每每哭着不敢上学，母亲劝我哄我，但到了学校门口，我还是不敢进去，总要躲在校门外的犄角旮旯或树阴下，直到听见上课的预备铃声，才赶忙跑进教室。一上课，有老师在，“王”们就不敢喊我爸爸的名字了，我总是这样想。

那时，怕“王”们就像耗子怕猫！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也很伤心。

“我没喊过你爸爸的名字……”有一次，阿三轻轻地对我说。也不知是他见我受了侮辱常常一个人偷着哭，还是他感到这样欺负人不好，反正他向我这样表白了。记得听见阿三这句话后，我哭得很厉害，嗓子里像堵着一大团棉花，一个早自习都没上成。阿三那个早读也没有大声地背书，只是把书本来回地翻转着，样子也怪可怜。

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阿三虽然和“王”们要好，但他的心眼儿善良，不愿欺负人。这是他那双明亮的、大大的单眼皮眼睛告诉我的。那双眼睛，望着你时很纯真，很友好，很平和，使你根本不用害怕他。记得那时，我只好望阿三的这双眼睛，而对其他男生，特别是“王”们，我根本不敢正视一次。

很长很长的岁月，阿三的这双眼睛始终留在我心底，我甚至觉着，这双给过我同情的挺好看的眼睛一生也不会在我的心底熄灭……

阿三很会打球，是布球。就是用线绳把旧棉花套子紧紧缠成一个圆团，缠成西瓜大、碗大、皮球大，随自己的意。缠好后再在外面套一截旧线袜套，把破口处缝好，就是球了。那个年代的鄂西城小学里，学生们都是玩这种球，缠布球也几乎成风。阿三的布球缠得很圆，也很瓷实。阿三投球的命中率也相当高，几乎是百发百中。阿三在球队里是五号，五号意味着球打得最好，五号一般都是球队长。女生们爱玩球的极少，我们班只有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记得阿三在每每随便分班打布球时，总是要上我，算他一边的。那时，

男女混合打球玩，是常有的事。即便是下课后随便在场上投篮，阿三也时而把抢着的球扔给站在操场边的可怜巴巴的我。后来，我的篮球打得很不错，以至到了初中、高中、大学竟历任了校队队长或队员。那时就常常想，会打篮球得多谢阿三。

然而，阿三这种善良、友好的举动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要冒风险的。因为这样做，注定要遭到“王”们的嘲笑和讽刺的。

这样的不幸终于发生了。不知在哪一天，也不知是为了什么，“王”们突然冲着我喊起阿三的名字了，喊得很凶。他们使劲冲我一喊，我就觉得天一下子塌了，心一下碎了，眼一下子黑了，头一下子炸了……

有几次，我也看见他们冲着阿三喊我的名字。阿三一声不吭，紧紧地闭着双唇，脸涨得通红。看见阿三难堪的样子，我心里就很难过，觉得对不起他。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给阿三织手套的事了；阿三打布球，我再也不敢去了；上早读，我们谁也不再悄悄说话了；我们谁也不再理谁，好像恼了！但到了冬天，再看见阿三肿得黑紫黑紫的像馒头一样厚的手背时，我就觉得我欠了阿三许许多多，永远都不会再给他了……

阿三的家在“王一茂酱菜铺”的对面。我不知他家开什么铺子，只记得每次到“王一茂酱菜铺”买辣酱时，我总要往阿三的铺子里看。只见门口的台阶上下，摆着许多的竹筐、竹篓、竹篮子，还有女人们用的黄草纸，漆着黑漆的粗糙的柜台上，圆口玻璃瓶里装着滚白沙糖的桔子瓣糖，也有包着玻璃纸、安着竹棍像拨唧鼓似的棒棒糖……其实，在别的铺子也能买辣酱的，但我总愿意跑得老远，去“王一茂酱菜铺”买。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想，阿三从铺子里走出来就好了。其实，即使阿三真的从铺子里走出来，我也不会去和他说话的，但我希望他走出来……

有一次，我又去买辣酱，阿三真的从铺子里走出来了，而且看见了我。知道阿三看见我后，我突然又感到害怕起来。这时，只见阿三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向我走来。

“他们也在这条街上住，不要让他们看见你，要不，又要喊你爸爸的名字了……”说完，他“咚咚”地跑了回去。我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王”们。



望着阿三跑进了铺子，我又想哭。我突然觉着，我再也不会忘记阿三了，阿三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后来，考上中学后，我就不知阿三在哪里了。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考上了在哪个班？我都不懂得去打听。成年后，常常为这件事后悔，做孩子的时候，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友情？

中学念了半年以后，我就走得很远很远，到汉江的中学去找我哥哥了，为求学，也为求生，因为父亲和母亲已被赶到很深很深的大山里去了。从此，我就再没有看见阿三，但阿三那双明亮的、充满善意的眼睛却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和梦中。

人生不知怎么就过得这样匆匆忙忙，这样不知不觉，似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年月。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回故乡探望母亲，第一个想找的就是阿三。

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很顺利地找到了那时的“王”。“王”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王”有一个很漂亮年轻的妻子。这个年龄、这个时代见到“王”，我好一番“百感交集”。说起儿时的旧事，我不禁潸然泪下，“王”也黯然神伤。

“不提过去了，我们那时都小，不懂事……你父亲死得很苦。”“王”说得很真诚，很凄楚。是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都长大了。儿时的恩也好，怨也好，现在想起来，都是可爱的事情，都让人留恋，让人怀念……

“王”很快地帮我找到了阿三以及儿时的两个同学。当“王”领着阿三来见我的时候，我竟十分的慌乱起来，大脑的荧光屏上不时地闪现着阿三那双明亮的单眼皮眼睛。当听到他们说笑着走进家门时，我企图努力辨认出阿三的声音，然而却办不到……

阿三最后一个走进家门，当我努力认出那就是阿三时，我的心突然一阵悲哀和失望——那不是我记忆中的阿三！那双明亮的眼睛在哪儿？站在我面前的阿三，显得平静而淡漠，对于我的归来似乎是早已意料到的事情，并未显出多少惊喜和亲切。已经稍稍发胖的身躯和已经开始脱落的头发，使我的心痉挛般地抽动起来：岁月夺走了我儿时的阿三……我突然感到很伤心，我们失去的太多了！人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可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珍惜它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都不存在了……

阿三邀我去他家吃饭，“王”和儿时两位同学同去；我感到很高兴。我知道，这是阿三和“王”的心愿。很感谢我童年的朋友们为我安排这样美好的程式。我们这些人，一生中相见的机会太少了，这样的聚会将成为最美好的忆念。

阿三的妻子，比阿三大，也不漂亮。妻子是县里的“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望着蹲在地上默默地刮着鱼鳞的阿三和跑里跑外为我们张罗佳肴的阿三的贤惠的妻子，我感到很安慰，但却又一阵凄恻：儿时的阿三再也不会归来了，这就是人生……

“……六九年我在北京当兵，听说你在那里念大学，我去找过你，但没找着。”

吃饭的时候，阿三对我说。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望着阿三，我便有万千的感激，阿三终没有忘记我！

“我提议，为我们的童年干杯！”我站了起来。

阿三和“王”，还有童年的好友都高高举起了酒杯。

这一瞬，大家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但却谁也没说什么。我不知这一颗颗沉默的心里是否和我一样在想：人生最美好的莫过于友谊，友谊最深厚的眷恋莫过于童年的相知……我突觉鼻尖发酸，真想哭。

临走，阿三开小车送我上车站（阿三在县政府为首长们开车）。

“很难过，我们都长大了……”真的没想到，临别时，阿三能讲出这样动情的话。然而，他的样子却很淡漠、很祥静，甚至可以说毫无表情，只是眼望前方，静稳地打着方向盘。这种不动声色的样子使我很压抑，自找到阿三，我就总想和他说说小时候的事情，比如关于手套、布球或者“喊名字”的风波……然而，岁月里的阿三已长成一个沉静而冷凝的男子汉，成年的阿三不属于我的感情，我想。实在是没想到，临别，阿三却说了这句令我一生再不会忘记他的话。

感谢我圆如明月清如水的乡梦，梦中，童年的阿三向我走来……